



《中国的自传文学》后记（川合康三著 蔡毅译）

川合康三著、蔡毅译

直到现在，我还清楚地记得1979年我30岁刚刚出头时，读到中川久定先生的新著《自传文学》，曾受到多么大的震动。那时我正潜心于文学研究方法论的探索，而文学作品是“怎样写成的”，这本书可以说提供了一个研究的示范，使我有如醍醐灌顶，茅塞顿开之感。与此同时，把自传作为文学的一种样式来做总体观照，也令我在浩瀚无垠的文学世界中，看见了一片崭新的天地。在该书出版前，以中川先生为中心，召开了关于自传文学的研讨会（见《自传的条件——绝对者的存在与孤独》，载于《创造的世界》第27号，1978年），中国文学方面是兴膳宏先生做的讲演。他指出，直至本世纪初胡适首先摇旗呐喊为止，中国可以说没有出现过真正的近代意义上的自传，中国自传文学的研究也就形同荒原，乏人问津。面对这些新鲜的议论，一向贪读自传以及公开刊行的日记的我，“中国的自传文学”这一课题，便在心底悄悄地萌芽了。但尽管它不时蹭得心痒，在我还没有正式着手时，年龄已跨进了40岁的门坎。

“中国学艺丛书”的执笔，出自责任编辑林田慎之助先生的好意，但他最初派给我的题目，是“中国的随笔文学”。我和林田先生是文字之交，对我时常寄送的拙论，他总是能够点出笔者最称心得意的那一处（对其他的繁文冗辞则闭上眼睛），给予切中肯綮的褒奖，对他的期待，我当然应该全力以赴。可是一旦操觚染翰，却觉得无从下笔，弄得整日面壁枯坐，苦心焦虑。有一天，突然念头一转：如果是“中国的自传文学”，大概还能鼓捣出一点新名堂来。于是立刻和林田先生商议，他大为赞同，并说自己也曾想做这个题目，希望能涵盖中国古典学的全部，可能的话把近现代也一并包容进去。很抱歉我领取的这个大题目，由于篇幅的限制，现在只做到了唐末，但撮其大要，似乎也可以说约略在此了。同样是因为纸面有限，我提交的原稿中，引用文献本来是原文和译文并存的，结果原文被尽数删去，只剩下拙译在“独领风骚”。其实对日本人来说，中国的古典虽然也是外语，但不借助翻译而直接阅读，本是我们的强项，遗憾的是现在年轻的一代对汉文已经感到生疏，无奈之下，读者诸位如果能把本书和其他外国文学的译介一样，只通过阅读日语也能领略其妙，并唤醒沉睡已久的汉文兴趣的话，就是我的望外之喜了。

本书的原型，是1991年秋在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的客座集中讲义，共分15讲。在这个基础上我加以充实，1992年又作为京都大学文学部的专题研究课，讲授了一年。每次上课，我都随时听取两所大学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们的反映，受到不少启发。此外，周围的同事友人，更对我助益良多。京大文学部中文研究室的兴膳宏先生，为我创造了愉快的研究条件；一路之隔的京大综合人间学部的西胁常记先生，以其不断发表的关于自传的论考，也常使我在山重水复之际，忽见柳暗花明。不仅是这两位日常时相过从的先生，全国各地的友人，如松本肇、赤井益久等中唐研究会的好友们，也每年都能几度欢聚，大家开怀神聊，纵论古今。和上述师友们在一起时，哪怕我随意冒出一二稍纵即逝的发想，总是无例外地或是得到切当宝贵的意见，或是慷慨提示、借阅我不知道的文献，确实是小叩辄发大鸣，片言即见真诠。因此，本书也可以说是在和诸位先生的欢谈中，逐渐成形的。梳理思想，形诸文字，当

然需要自己的辛苦劳顿，但由涓流而成巨浸的此前海阔天空的畅谈，却是无比的快乐。作为对这种友谊的纪念，我也怀着诚挚的感激之情，把这本小书敬奉在师友们的案旁。

川合康三 1995年9月

 关闭窗口  发表,  查看评论  打印本页

发表日期：2008-6-24 浏览人次：89

版权声明：凡本站文章，均经作者与相关版权人授权发布。任何网站，媒体如欲转载，必须得到原作者及Confucius2000的许可。本站有权利和义务协助作者维护相关权益。